

書叢學文

過新年

老舍



801
4480

農光文叢書

過年新年

老舍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南京路四十三號 229—231 室

版初日五十二月二年一五九一

版四日一月二年三五九一

8,001---10,000

權作著有書本

元百三千六幣民人價售册每

序

這本小集子裏的作品（除了「家庭會議」一文）是我由今年一月到十月隨時寫出的。作品可分爲兩部分：論文與創作。論文都是談論大眾文藝的；創作都是用大眾文藝的舊形式，裝上新內容的。論文部分有的是報告，有的是給報紙或刊物寫的稿子。牠們的內容都偏重談講大眾文藝的技巧。創作部分只有鼓詞，太平歌詞與相聲，因爲我熟悉牠們的形式，寫起來容易些。

這十個月裏不僅寫了這十幾篇通俗的東西，可是太壞的，太短的，就沒有選取；自然，這選用了的十幾篇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

老舍序於北京·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0813



4480

目次

自序
論文

習作

- (一) 大眾文藝怎樣寫……………一
- (二) 習作新曲藝的一些小經驗……………一八
- (三) 『現成』與『深入淺出』……………三〇
- (四) 曲藝改進在北京……………三八
- (五) 談相聲的改造……………四二
- (六) 新文藝工作者對戲曲改進的一些意見……………五一

(一) 過新年(太平歌詞)	七五
(二) 生產就業(大鼓書詞)	八二
(三) 別迷信(京音大鼓)	一〇一
(四) 中蘇同盟(太平歌詞)	一一二
(五) 控訴摟包的(大鼓書詞)	一二三
(六) 開國紀念一週年(太平歌詞)	一三三
(七) 文章會(對口相聲)	一四〇
(八) 鈴鐺譜(對口相聲)	一四九
(九) 對對子(對口相聲)	一五八
(十) 家庭會議(對口相聲)	一六八

大衆文藝怎樣寫

今天我要講的不是爲什麼要寫大衆文藝，和什麼是大衆文藝的問題；而是怎樣寫大衆文藝的問題。

首先我願就寫大衆文藝應取什麼態度，來談一談。至至誠誠的去寫，與吊兒啞嘴的去寫，分明是兩個不同的態度，也就必得到不同的結果。以我自己來說吧，在我回到北京來的將近三個月的工夫，我寫了四篇鼓詞，改編了三篇相聲，還寫了兩篇關於鼓詞與相聲如何編製與改編的小文，一共是九篇。

有人可就說了：「哈，看老舍這傢伙，真寫的快呀，想必是那些東西容易寫，東一笤帚西一掃帚的就湊成一篇。」

我不能承認那個說法。在我的經驗中，我寫長篇小說是大約一天能寫一千字到兩千字。

寫鼓詞呢，長的二百多句一篇，短的一百多句；就以長的來說，以七字一句去算，也不過一千五百字左右。可是，這一千多字須寫六七天。你看，這是容易寫呢？還是不容易寫呢？

又有人說了：「老舍這傢伙，連外國都翻譯他的作品，也多少總算有點地位的人了，怎麼回國之後，單單的去寫鼓詞和相聲什麼的呢？唉，可惜呀，可惜！」

對上邊的那大材小用的惋惜，我並不感謝。我知道我幹的是什麼。我知道寫一部小說與寫一段鼓詞是同樣的不容易，我也知道在今天一段鼓詞的功用也許比一部小說的功用還要大的多。一篇小說因版權的關係，篇幅的關係，不易轉載，就流傳不廣。一段鼓詞可以得到全國各地報紙刊物的轉載，而後一個人唸或唱，便可以教多少多少不識字的人也聽到，而且聽得懂。今天的文藝作品已不是文人與文人之間互相標榜與欣賞的東西，而是必須向人民大眾服務的東西了。你若是不知道這一點哪，我也就回敬一個「可惜呀，可惜！」

我們若是以爲大眾文藝容易寫，所以才去寫牠，就大錯而特錯。態度不真誠，幹什麼也不會幹好。要去寫牠，就必須認清楚，牠是人民大眾的精神食糧，其重要或僅次於小米兒和高粱。也要認清楚，牠不是文藝的垃圾，掃巴掃巴就是一大堆。知道了牠的重要與難寫，我

們的態度就變成了嚴肅，真誠，真拿牠當作一件事去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牠搞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大衆。

讓我們先看看，大衆文藝怎麼會難寫吧。先提這一點，絕對不是爲自高聲價，自居爲通俗文藝專家；我自己對於大衆文藝的認識還小得可憐。我也絕對不是先吓嚇你，教你知難而退，我好獨霸一方。反之，我誠心的願意把我知道的告訴你，也希望你也禮尚往來，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咱們若能照着「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那麼在一塊兒好好的幹，咱們才能克服困難，教大衆文藝打個大大的勝仗。

「大衆」二字就很重要。不說別的，先說識字的程度吧，大衆裏面有的能認許多字，有的能認幾個字，有的一字不識，而以一字不識的爲最多。這一下可把咱們喝過墨水的人給撇了。咱們善於轉文，也許還會轉洋文，可是趕到面對大衆，咱們就轉不靈了。咱們說，「把眼光向大衆投了個弧線」，大衆搖頭不懂；咱們說，「那女人有克麗奧拍特拉一般的誘惑力」，大衆却不曉得克麗奧拍特拉是什麼妖精怪物。這語言問題就够咱們懊喪老大半天的。

語言而外，還有到底民衆怎樣用腦筋，動感情呢？大衆是不是也有想像力呢？這些便比

言語更進一步，深入了人民的心靈活動的問題，我們怎能知道呢？

因爲人民不懂得誰是克麗奧拍特拉，我們可以拿「老百姓的文化低呀」來開脫自己。可是，假若我們不是裝聾啞，我們一定會看到民間原來有自己的文藝，用民衆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想像，和自己的形式，一年到頭的說着唱着。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說我們的文化高，學貫中西，出口成章，可是我們的作品若賣五千本，人家民間的小唱本却一銷就是多少萬本。我們說我們的劇本是與莎士比亞的差不多，在城裏一演就是七八天，可是人家的錫美案已經演過幾十年或一兩個世紀，而且是自都市到鄉村都曉得「左眉高，右眉低，必有前妻。」

這麼一想啊，我們就別小看大衆文藝了。我們得馬上趕上前去，把我們的本領也向大衆露一露，而且必須承認這是艱苦的工作，不是大筆一揮就會成功的。

一感覺到搞通俗文藝不是件容易事，我們立刻就要去學習了；是學習，不是只傲慢的輕瞞一眼，便搖頭而去。

應該學習的事很多，可是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恐怕是語言了。我們一旦和民衆的語言接

觸，便立刻發現了原來「徘徊歧路」就是「打不定主意」，「心長力絀」就是「武大郎捉姦，有心無力」。這個發現使我們登時感到我們的真正有用的字彙與詞典就是人民的嘴。人民口中的語言是活的。因為牠是活的，所以才有勁，才巧妙。除非我們能把握住這巧妙的，活生生的語言，我們就沒法子使人民接受我們的作品。

在民間文藝裏，無論是說，無論是唱，都有一個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就是語言之美。看吧，在北方的舊戲裏，差不多誰中了進士都是第八名，其原因是八字唸起來響亮悅耳，而且容易用手指比畫。假若我們有工夫把各種不同的戲本比較一下，我們必能發現同一劇本，老一點的本子裏的詞句本來很通順，而新一點的本子裏反將詞句改得不通了。趕到我們再細看一番，就能發現改過的地方雖然在意思上不通，可是唸或唱起來比老詞好聽的多了。民間的藝人爲獲得言語之美，是肯犧牲了文法與字義的。我們不必去學此方法，但是要記得民間文藝是怎樣注重言語之美。

在大衆文藝裏，其形式雖有各種，但總不外乎說書式的敘述。以各種鼓詞來說吧，牠們的文字雖是韻文，須有腔有調的唱出，可是主要的還是述說一個故事。有些故事本來平平無

奇，可是一用合轍押韻的整齊的文字唱起來，故事便借着語言之美脫胎換骨，變成頗不錯的「一段東西了」。因此，我們可以把這個叫作「唱着說」。

再看那說的呢，牠雖不唱，可是每到適當的地方必加入整齊的韻語，振起聲勢。即便不用韻語，也必將文字排成四六句兒，以期悅耳。說到這種地方，說書的人也必改換音調，用近似朗誦的調子敘述。不信，就去聽聽評書吧。每逢大將上陣，或英雄們來到一座高山，或遇到狂風暴雨，說書的都必有滋有味的用韻語或排列整齊的句子作介紹。有時候，這種句子並不很通俗，聽衆未必字字都懂，可是他們都留心的聽着，因爲那語言之美的本身就有一種魔力。

不單在大場面如此，就是順口說來的時候，說書的也永遠不忘利用精簡有力的話兒敘述，像：曉行夜宿，飢餐渴飲，不在話下。像：一刀緊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離後腦勺；只殺得敵人鼻歪髮角，熱汗直流，拍拍拍往後倒退！我們可以管這個叫作「說着唱」。

舊戲的形式比說書唱曲複雜多了，可是，要細一看哪，牠也沒完全能脫掉說書式的敘

速。人物登場必先唸引子，而後唸定場詩，而後自道姓名。這不都和說書一樣麼？不過是將第三身的述說改教第一身去作罷了。因此，舊戲往往按照說書的方法往前發展，而缺乏戲劇性。可是，不管多麼『溫』的戲，其中總會利用言語的簡勁與美好，硬教言語產生戲劇的效果。比如說：『這先下手的爲強（鑼鼓），後下手的（鑼鼓）遭殃！』本沒有任何出奇之處，可是因爲牠是人人知道的兩句韻語，簡鍊有力，再一加上鑼鼓，就能教全場精神一振，好像怎麼了不起似的。

按照上面所舉的例子，倒好像我是說大衆文藝完全仗着言語去支持着。請不要誤會，我沒有那個意思。我只是說，語言在通俗文藝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可不多多注意。這一提醒，也正針對着兩個事實：（一）自五四以來，新文藝作品的一個嚴重缺點就是沒有把言語搞好，以至文藝與民衆脫節，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大家花費了那麼多的時間、心血，去創作，而結果是大衆並未得到多少好處，實在可惜。語言文字是文藝的工具，不將工具弄好，怎能寫出家傳戶誦的作品呢？（二）近來文藝工作者感到了寫作大衆文藝的重要，可是又似乎覺得一段鼓詞只是七八個字一句，分行寫出的事兒，並沒能去充分學習，充分利用，民間

的活語言，和怎麼把他放在人民所習慣的形式中成爲大衆「文藝」。因此，我在這一點上多說幾句，或者也是可原諒的。

連我自己也算在內，寫家們往往以爲民間的語言太簡單，有的地方沒有文法，所以寫作的時候就造出生硬的，冗長的句子——雖然不乾脆利便，可是能說出複雜的意思，也合乎文法。其實，這是個錯誤。大衆的語言，在字彙詞彙方面並不簡單，而是很豐富。大衆的口中有多少俏皮話，歇後語，成語呀，這都是寶貝。不信，讓咱們和一位住在大雜院裏的婦人拌一回嘴試試，咱們三個也說不過她一個，她能把咱們罵得眼冒金星，而無詞以答；趕到咱們大敗而歸，她獨自還在罵，又罵了三個鐘頭，越來花樣越多。

那麼，再加上五行八作的術語行話，大衆的字彙詞彙就豐富的了不得。我們應當搜集這些術語行話，去豐富自己的形容詞名詞動詞等等。這活的詞彙要比我們常用的辭源不知好上多少倍。

假若我們是說，大衆語的句法太簡單，那也是一偏之見。我們的古代的詩歌詞曲的句法也都是那麼簡單，爲什麼到如今我們還搖頭幌腦的去讀誦牠們呢？假若杜甫能以五個字一

句，作出意味深長的一首詩來，我們怎不該以簡單的句子作出最精彩的東西來呢？能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作出最精美的東西，才算我們的本事呀。鼓詞裏的草船借箭，烏龍院，沒有用一個「然而」，也沒有拉不斷扯不斷的句子，還是相當好的作品呀。不下一番工夫，而死抱怨我們的言語太簡單，就是拉不出屎怨茅房。

至於說俗話有的地方沒有文法，更是瞎說。大家怎麼說，就是文法。文法就是這麼來的。以前，大家總以「鬥爭」當作名詞用；現在，大家都說：「鬥爭他」；這就成了文法。明天，也許大家都說：「鬥他一個爭」，也就成爲文法。大衆創造文法，文法家不過是記錄者。

有了上面的理由，我們便應勇敢的，真誠的，去學習大衆語言，然後運用牠作寫大衆文藝的工具。可是，我們不能偷油兒，不能依然用我們的半文半白的，拖泥帶水的句子，却隔不遠加上個「他媽的」，或「哎喲」，便算了事。這個尾巴主義要不得。我們也不可把大衆原有的文藝拿來，照貓畫虎的去寫，那是舊帽子刷新，而不是創造新帽子。我們的責任是以今天的大衆語創造新的大衆文藝，所以必須有辨別的眼力，看清舊的大衆文藝中什麼是該學

的，什麼是該去掉的。像那些「馬能行」，「馬走戰」，「馬走龍」等等的庸俗字樣，是民間藝人偷懶，敷衍了事的結果，我們不能再偷懶，敷衍了事。像以前文人們偶爾高興起來，所作的那些通俗韻文，我們也不要學。他們把鼓詞作成了文言詩，看起來頗整齊雅緻，其實庸俗不堪。要知道多用陳腐的文言即是投降給死言語；能充分的利用白話，用白話寫成生龍活虎般的東西才算真本事。我們更不可以把老套子裏的色情的描寫，拿來歪曲新的故事與人物；我們若用「二八的俏佳人呀，楊柳腰兒擺，臉蛋兒白又紅……」去描寫女孩子扭秧歌，便該罰掃街三天。

我們必須真誠，用最大的努力，去用新的活的大眾語，創造出新的大眾文藝。記住，這是件很艱難的工作，不全心全力去作，不會作得好。在今天，我們還沒法不利用大眾文藝的舊形式去寫，以便容易普及。但是，我們的志願可不能就是這一點點。說真的，假若我們今天能精巧的運用大眾語，寫成美好的話劇，能普遍的被大眾接受，欣賞，他還不就變成了大眾文藝麼？大眾文藝並不該是另一種文藝，而是所有的文藝都該是大众的。因此，在今天，爲了急於普及新文化，我們沒法不照着舊形式去寫，可是我們萬不可就心滿意足，以爲能寫